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四五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吳裕昆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封建考五

春秋列國傳授本末事跡

周

周姬姓公爵國在王畿内扶風雍縣唐改為天興成王

封周公於魯周公元子伯禽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

代為周公　桓公五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即周桓公也王卒大敗　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子儀即王子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僖公九年周公會齊侯及諸侯盟於葵邱周公宰孔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二十

四年穨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三十年王使周公閲來聘饗有昌歜白黒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黒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十四年頃王崩周公閲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周公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於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成公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之

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輿爭政伯輿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

召

召姬姓伯爵國在王畿內雍縣東南今王屋縣召康公奭受封於燕而食采於召其後世世輔王室　厲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穆公虎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告

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聽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得脱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静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命穆公平淮夷告成於王王錫以圭瓚秬鬯一卣錫之土田

穆公作常武之詩以美宣王　僖公十一年王使召武公賜晉惠公命　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成公八年王使召桓公來賜魯公命　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既葬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逐劉子單子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殺單子還及召莊公與皆子朝黨　二十六年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子朝黨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立敬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名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名伯新還故盟）二十九年三月京師人殺名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

劉

劉姬姓子爵國在畿內河南緱氏縣西北今緱氏西城舊有劉亭劉子世為王卿士　宣公十年劉康公報聘於魯（去年王來徵聘孟獻子聘於周也）　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

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於徐吾氏　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劉康公會晉侯及諸侯伐秦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昭公元年晉趙武楚公子圍會諸侯于虢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

侯禹之力也子盍亦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昭公二十二年初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長庶子賓起子朝傅）王與賓孟說之（孟即賓起）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

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夏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

將殺劉子單子王知劉單不欲立子朝欲先期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於

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

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靈王景王之子也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

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

朝黨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

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然後背盟殺之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奔於平時知還欲背盟故奔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代京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為子朝所敗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於皇出次以示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於平宮

鄩肸伐皇大敗子朝黨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司徒醜敗故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於社前城子朝衆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所以不稱崩己丑敬王即位子猛母弟館于子旅氏周大夫二十三年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二邑屬子朝六月王子

朝入於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巳丑召伯奐南宫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鄩羅納諸莊宫周大夫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二十六年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尹氏劉人劉蚠之族王城子朝之徒戊辰王城人劉氏戰于施谷

劉氏敗績七月劉子以王出（師敗故）次於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王宿於褚氏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名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名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　定公四年劉文公會晉及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七年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儀栗周邑）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　八年劉子伐儀栗伐孟以定王室（討儋翩之黨）　哀公三年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周人

殺萇宏及定王時劉氏亡國語

單

單姬姓伯爵國在畿内單伯世為王卿士　莊公十四年齊侯以諸侯伐宋以其背北杏之會故也　齊請師於周欲崇天子假王命以示大順　單子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文公十四年魯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叔姬於齊叔姬魯女齊昭公夫人生子舍無寵為公子商人弒之而自立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子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求女　又執子叔姬　十

五年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致命於魯　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　十二年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語見劉子）　十七年單子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鄭　襄公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　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使叔氏與伯輿合要（要辭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昭公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

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冬單戌公卒景王鑄大錢及無射單穆公諫不聽　二十二年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王子朝作亂〔語見劉子〕　定公八

年單子伐穀城簡城以定王室討儋翩之亂

祭

祭姬姓伯爵周公之後國於畿內在陳留長垣縣今鄭州管城有祭城世為王卿士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昭曰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周公旦之謚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

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韋昭曰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棄與不窋也唐固曰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正義曰謂太康也棄稷不務正義曰言太康棄廢稷官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纂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正義曰前人謂后稷也言不窋亦世載德不忝后稷及文王武王無不務農事至

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訢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正義曰紂近郊地名牧野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也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韋昭曰供月祀賓服者享韋昭曰供時享要服者貢韋昭曰供歲貢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詩曰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

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畿内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曰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正義賈逵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按大畢伯士終後犬戎氏常以其職來王天子曰正義曰祭公言穆王之意故云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正義曰幾音祈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樕駰案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没於祇宫獲没不見篡弑　隱公元年祭伯來非王命也釋所以不稱使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凡

凡姬姓伯爵周公之後國於畿内在汲郡共縣今衛州共城縣世為王卿士　厲王幽王之時凡伯作板瞻卬名旻諸詩以刺王　隱公七年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

蘇

蘇其姓未詳子爵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封於温為畿内之國地在河内温縣　幽王時蘇成公與暴辛公共為卿士為暴公所譖作何人斯　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時蘇氏叛王十二邑王不能有故以與鄭　莊公十九年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桓王奪蘇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

出奔溫蘇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燕伐周納子頹　僖公十年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文公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今復見蓋王復之　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内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謂俱封於河内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

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温也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毛

毛姬姓伯爵文王之後封於毛地在畿内成王時為卿士與名公芮伯彤伯畢公衛侯同受顧命立康王自此世為王卿士　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九年毛伯衛來求金襄王崩求金以共葬事　宣公十五年王孫蘇

與名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名戴公及毛伯衛　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得過之族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稔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二十六年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語見劉子

右周名劉單祭凡蘇毛皆王畿内之國世為王卿士先王之時諸侯之有功德者則入輔王室如成王時名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為六卿名

畢毛皆兼三公齊侯呂伋為王虎賁氏後來如衛鄭二武公亦入為王卿士皆外諸侯也東遷而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能行於畿外春秋之初鄭與虢尚迭為卿士然爭政怨怒至於交質交惡稱兵構逆王夷師熸而名義蕩然矣其後虢為晉所滅鄭亦不復聽王室之令齊晉迭伯而列國之所為奔走後先者知有盟主而已王室之政付之畿內食采邑之小國然溫已叛去其地入於狄與晉凡祭

僅再見於隱桓之間而已後不復聞惟周召劉單世執王室之政柄云

徐

徐嬴姓子爵出自柏翳國始封於夏歷殷周國在下邳僮縣今泗州臨淮有徐城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徐奄叛周周公討之殺管蔡武庚踐奄踐滅也寧東土及伯禽封於魯而徐戎淮夷復寇東郊伯禽討之作費誓　穆王西廵守樂而忘歸徐君誕僭稱偃王

行仁義除刑爭四方諸侯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乃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偃王失國走死彭城武原山下　宣王時徐方不庭王命太師皇父程伯休甫總六師以討之　僖公三年徐人取舒舒國亦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齊侯及諸侯盟于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

匡以待之　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徐恃齊救）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文公七年徐伐莒　成公七年吳伐巢伐徐楚子重奔命救巢徐　昭公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六年徐儀楚聘於楚（儀楚徐大夫）　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救徐敗楚師於房鍾　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

援　十六年齊侯伐徐師至於蒲隧（徐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亢禦也）無伯也夫　三十年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

先儒林少穎言周自文武興於西土而化行於南
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為最後是以武王牧
野之戰方與商師決勝負於行陣之間而西南夷
之邦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已皆作使而成
王之即政天下已太平矣東夷之徐奄猶興兵以
叛也愚按徐雖柏翳之後有國已久而俗流於夷
周初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撫封之
日周公魯公僅能定之至穆王稍有荒縱遠狩之

失而偃王者遽爾僭號侈然有朝諸侯有天下之意洎厲王無道宣王撥亂之始而繹騷於南國者又徐也然則徐於西周之時蓋常常稱亂於東南及東遷之後徐始微弱而東南之鴟張僭竊北向以爭諸侯者荆楚吳越相繼興矣其後徐益以弱服屬於吳楚之間而卒不得免焉然吳楚倔强於東周衰微之後而徐倔强於西周鼎盛之時則其初本非弱國也

戎

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七年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聘於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突鄭厲公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

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戎前後及中遇三覆皆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

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魯公

及齊侯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北燕幽薊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内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為内間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從寨國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名康公之後周之别子孫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犬戎西戎别在中國者　僖公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陜縣　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一年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

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居伊水洛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子帶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　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十三年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去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　文公八年魯公子遂會伊雒之戎盟于暴暴鄭地　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也　十七年周甘歜敗戎於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在河南新城縣北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平文十七

年邾垂之役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 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六年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以其辭會也 前年宋辭蟲牢之盟 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頓壞也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戎陵虣周室故告愬於盟主　晉人執之

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貳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十四年晉及諸侯會於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燉徒門反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蓋苫之別名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也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掎居綺反與晉踣之踣僵也踣蒲北反又敷豆反戎何

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肯特達

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元菟北計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

於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燉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

豈能改物晉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十六年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

事於雒及三塗〔屠蒯晉之膳宰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欲因晉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范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

中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也單音善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菟音徒右師軍於蒼野蒼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

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於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城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狄

莊公三十一年狄伐邢　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懐也詩云豈不懐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二年冬狄人伐衛衛及狄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滎澤當在河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者曰不可待也守者石祁子甯莊子公與之玦與矢令守而自禦狄戰敗君死而衆

散夜與國人出狄入衞遂從之又敗諸河衞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宋桓公逆諸河迎衞敗衆宵濟夜渡畏狄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滕衞別邑立戴公以廬於曹曹衞下邑戴公名申其年卒文公燬立齊師戍曹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　僖公元年春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於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

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十年狄滅溫蘓子無信也蘓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蘓子奔衛　十三年狄侵衛　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太原南入河時秦敗晉於韓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　二十一年狄侵衛為邢故　二十四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不聽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

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　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氾太叔以隗氏居於温　二十五年晉侯納王殺太叔　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　三十年晉人侵鄭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三十一年晉蒐于清源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

人及狄盟　三十三年狄侵齊因晉喪也（晉文公薨）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死於狄師　文公七年狄侵魯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時賈季奔狄故就使讓之）　九年狄侵齊　十年狄侵宋　十三年狄侵衛

宣公三年赤狄侵齊　四年赤狄侵齊　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邢邱今河內平皐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

此之謂也　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八年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　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名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於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名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名狄欲為變　晉人討先縠殺之　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

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絕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之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欲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

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而未能合乎中國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

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邲之敗晉侯將殺桓子士伯請而逸之使趙同獻狄俘於周　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并其餘黨獻狄俘於王

成公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晉滅赤狄潞氏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二年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於交剛　襄公十八年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來不能行朝禮故不曰朝　二十八年白狄

朝于晉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侯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肥白狄也綿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平邱盟甲車四千乘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逐大獲而歸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

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音古賈

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　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也）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䳒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佗晉大夫）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

支來（宛支鼓子戴鞮也穆子既克鼓以戴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叛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戴鞮歸使涉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僚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從鼓子也）軍使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從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佗）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而女也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贄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叛

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若臣皆如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也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也乃使行既獻既獻功也言於公言釐之賢於公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定公三年鮮虞入晉師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哀公六年晉趙鞅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項氏曰大抵桓文皆畏狄而不問者齊桓之世狄伐邢齊以微者救之而不能却狄入衛齊强鄭使赴之而棄其師城夷儀而遷邢城楚邱而遷衛皆以避狄也桓公名陵服楚首止定王室五年間狄為少止八年僖狄始伐晉以威齊也十年狄滅溫溫王畿也溫子奔衛狄侵衛以討之其後宋伐齊而狄反救之矣晉文之世其初僖二十四年狄伐鄭逐天王也其後也晉文公狄侵齊以嘗晉也狄圍衛衛

遷於帝丘狄再逐衛也衛侵狄而與狄盟晉不能
討故衛自報之而自與之平也亦見晉伯之不終
矣自是文公且卒狄再侵齊而公亦終身不討狄
矣晉文既縱狄又復導秦故晉之子孫世有秦狄
之禍其後狄常與中國爭衡而秦遂伐周亦秦將
興而天遣楚以牽制齊晉於南方而不暇北顧與
按戎之種類不一其在西方者曰犬戎最强盛攻
殺幽王於驪山下取周之地居涇渭之間周於是

東遷以其地畀秦秦攻戎邿之而取周之故地入春秋時虢公敗犬戎於渭汭則其遺種之在中國者也其在北方者曰山戎亦曰北戎侵鄭侵齊病燕者是也其在南方者曰徐戎居淮泗之間公會戎於潛追戎於濟西者是也其在伊雒之間者曰姜戎亦曰陸渾之戎本三苗之裔出自太岳世居瓜州燉煌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其族於伊川自是世服屬於晉戎子支駒之屬是也其姓氏史所不

載惟姜戎姜姓驪戎姬姓犬戎亦姬姓小戎子姓
僅可考而他則未詳狄之種亦不一有赤狄有白
狄曰皐落氏曰潞曰甲氏留吁皆赤狄之類也曰
鼓曰鮮虞曰肥皆白狄之類也其姓曰隗氏而潞
為潞氏餘未之詳然戎狄與春秋相為始終而齊
晉之伯也亦必先能制戎狄而後可以為盟主齊
桓之時戎病周病燕狄伐邢伐衛俱為齊所攘却
不得以逞夫子所以有微管仲之言也至晉都冀

北則立國於戎狄之間祝鮀所謂疆以戎索籍談所謂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故其所以待戎狄者尤不容以無策自獻惠文襄以來其規模之大槩可見戎易服故懐之以徳如遷姜戎分以南鄙之田世修其職及命魏絳和諸戎是也狄難服故威之以刑如作三行作新軍皆以禦狄後來至於滅潞滅鼓滅肥范宣子言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以狄儕之秦齊楚其

强可知古稱西戎北狄今考春秋之時戎散居於四方惟狄獨偪强於北散居故其勢易弱聚在一方并力偪强故其慓悍飄忽之勢雖誅鋤之未易帖服兩漢以來匈奴常爲盛於羌戎蓋有由來矣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四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封建考六

秦楚之際諸侯王

秦制侯以下二十等爵罷封建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漢武帝諱乃改曰通侯或曰列侯十九關內侯雖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

邑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劉昭曰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如淳釋曰列侯出關就國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又有倫侯建成侯趙亥武信侯馮無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食邑十八大庶長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者將軍也所將庶人更卒故以為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也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為衆庶之長十六大上造言皆主上造之士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言主預更卒部其役事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言為衆列之長十左庶長九五大夫大夫之尊者也劉昭曰自公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八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劉昭曰自吏民爵不得過公乘則公乘者得貫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尊者七

公大夫與下同　六官大夫加官者示稍尊也亦謂之國大夫　五大夫列位從大夫　四不更言不預更卒之事　三簪褭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主飾此馬　二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　一公士言有爵命異於士卒劉昭曰步卒之有爵為士者也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耳則田嬰為靖郭君白起為武安君魏冉弟為華陽君秦昭王弟為涇陽君及高陵君蔡澤為剛成君其後項梁為武信君陳餘為成安君李左車為廣武君之類是也至漢尚多蓋封爵之外別加美號也

秦爵二十等起於孝公之時商鞅立此法以賞戰功

按古之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

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俱有世食禄邑若秦法則惟徹侯有地關內侯則虛名而已庶長以下不論也始皇遣王翦擊楚翦請美田宅甚衆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然則秦雖有徹侯之爵而受封者蓋少考之於史惟商鞅封商於魏冉封穰侯范雎封應侯呂不韋封文信侯嫪毒封長信侯及始皇既稱皇帝東游海上至瑯琊羣臣議頌功德惟列侯武成侯王離通武侯王賁倫侯索隱曰爵卑於

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無擇如是者不數人而已然鞅冉不韋毒皆身坐誅廢睢雖幸善終而亦未聞傳世王離以下俱無聞焉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始皇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

弟同姓甚衆然後屬族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

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蘓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争之端亂之始篡殺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反

理之評詭道之辨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邪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邪則柳蘓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難

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廵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干王畧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臯陶以修五刑五流之法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干羽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

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岳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所謂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藕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於衆庶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於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

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
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
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自私
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强其勢足
以為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之相使以為
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
建所以無敝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
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

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敝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啟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政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於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啟與仲康必命

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雖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

之罪而啟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諸侯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强非文告刑禁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甲兵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羣后雖曰親賢並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於天下封建之法